



艺术史书写需要有文化自信心

Art History Writing Need the Culture of Self-confidence

黄河清 李珂珂 Huang Heqing Li Keke

李 (以下简称“李”)：作为当代艺术的参与者与写作者，您对中国当代艺术史书写的现状怎么看？

黄河清 (以下简称“黄”)：历史的书写就是一种话语权。谁写的历史，话语权就在谁的手中。100多年来，我们在书本上所读到的西方历史、世界史是西方人写的。我们都知道，知识是一种权力。谁写的书，谁在发布一种知识和信息，其实是代表了他自己的利益，为他自己在辩护。现在出现了大量

的把历史反过来说法，也代表了一种文化势力。所以知识是一种权力，这是我所要强调的。

今天我们在小学、中学乃至大学看到的历史都是西方人写的。而这种西方人写的西方文明正史，充满了西方人的历史优越感或者文化优越感。根据这部历史或者西方正史，西方自古就是文明社

会。西方历史开始于古希腊、古罗马，中世纪跳过去，然后是文艺复兴，启蒙运动，然后是工业革命，人权、自由、民主，一脉相传，让人感到西方文明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其他文明，完全是它自生、自发而产生发展出来的一种文明。在这样一种历史描述下，在这样一种知识体系灌输下，我们都仰望着西方，崇拜着“西方文明”。西方是现代，我们是前现代，怎么相比呢？这是中国目前文化史和艺术史的一个状况。

一百年来，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怀着一种极度的崇拜，同时也深深地背负着一种文化自卑感。这种自卑感在今天依然非常的深重。那么这种文化自卑感是从哪里来的？其源头或者直接的源头在哪儿？根据我的体会和研究，我认为这种文化自卑感根本上是来源于西方的“进步论”。

而目前为止我们接受的都是西方人写的艺术史，以及他们的话语权。现在中国搞当代艺术批评的年轻批评家，讲着一种大家都听不懂的语言，很热闹的搞来搞去，都说自己在做艺术批评，但他们常常连基础的知识都没有掌握，只是在非常玄奥的概念里面绕来绕去，什么“后殖民”、“后现代”等等。所以现在的艺术史书写是一个特别可悲的现状，这些人也非常可悲。

李：我们通过怎样的方式可改变这种可悲的现状呢？

黄：这就需要恢复文化的自信心，恢复我们的历史书写。什么叫历史书写呢？我有一篇文章题为《西方文明正史之质疑》，论述了西方历来向我们描述的世界文明历史，其实有伪。西方或西欧的历史，是非常野蛮的。欧洲中世纪之前是黑暗的野蛮，什么都没有。中世纪之后，欧洲是从阿拉伯拿东西，从中国拿东西，但拿来以后却声称是他们自己发明的，与东方无关。西方人很狡猾，所谓文艺复兴，远攀古希腊文明是他们的祖先。而实际上，处在东方拜占庭文明圈的希腊文明和西欧没有什么关系啊。希腊文明倒是与阿拉伯有关。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，是从阿拉伯的文化中才发现了古希腊文化。没有阿拉伯的图书馆，欧洲人根本无法知晓古希腊的文明。这就是一部野蛮打扮成文明的历史。艺术史与历史的书写一样，需要看作者是谁？而我们现在都相信了西方人写的历史，西方人写的艺术史，我们整个都变成了他们的文化奴隶。这就是我对艺术史的看法。

做艺术史和艺术批评，首先要把汉语学好。汉语是你表达观点和理念的基本工具。现在网站媒体上写的一些艺术批评文章，常常不知所云。都是中国人，我却看不懂他们写的东西。有一次在浙美召开的年轻艺术评论家会议，我提出了几个希望：首先希望他们要有良好的汉语，然后需要有文



化自信心和开阔的国际关系视野。只有这些前提才能说清楚国际国内的艺术史。否则都是套用别人的理论，没有什么意义。

李：作为中国的艺术史学者来说，应持怎样的立场书写当代艺术史？

黄：我想，在评判当代艺术史时，应该立足于中国的艺术价值标准，以此来判断艺术的好与坏、优与劣。只有用我们自己的文化艺术标准，才有可能对当代艺术现象作出判断。否则只能依附于别人，听命于别人。

我认为，艺术还是应该给人带来美，尽管“美”已经变成一个落伍的话题。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非常强调个人表达，是一种个人至上的艺术观。当然艺术可以表达自我。但是自我、个性的表达应该有一定的限制。艺术作品毕竟还有一定的社会性和公共性，应该是美的表达，而不是纯粹个人的宣泄。

#1 GAME OVER 布面油画 刘宇

#2 册页-6 综合材料 尚扬

#3 册页08-2 综合材料 尚扬

当代艺术家